

21世紀的選擇



“對話的目的在探求真理。”

——法國散文家蒙田

池田大作

馬吉特·德拉尼安

商務印書館

21 世紀的選擇

作者：池田大作 馬吉特・德拉尼安

責任編輯：黎彩玉

出版：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灣耀興道 3 號東滙廣場 8 樓

<http://www.commercialpress.com.hk>

發行：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3 字樓

印刷：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榮業街 6 號海濱工業大廈 4 樓 A

版次：2010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精）ISBN 978 962 07 6436 3

（平）ISBN 978 962 07 6437 0

Printed in Hong Kong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Original Copyright by Majid Tehranian and Daisaku Ikeda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Soka Gakkai, 2006

序 言

建構以寬容與共生為基礎的“新地球文明”

• 池田大作

1992年7月，我首次與和平學者馬吉特·德拉尼安博士 (Dr. Majid Tehranian) 見面。德拉尼安博士為前往絲路遺跡途中，停留東京，我獲得與他交談的機會。他的眼神，有着春光般的溫暖，談話時語調溫和，但一論及戰爭與和平問題，語氣變得堅定。他熱情的風采，給我極深印象。

我覺得，我看見了心靈深處“信念之火焰”。

德拉尼安博士與我，皆擁有在戰爭風暴中渡過少年時代的經驗。

他於1937年出生於伊朗的馬什哈特 (Mashhad)。不久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街市遭到轟炸並被佔領。年幼的他對於戰爭的悲慘，一定銘刻肺腑。

“我深深體會到，戰爭使人變成‘野獸’。”德拉尼安少年憎惡戰爭。他將憤怒化為決心，他決心終其一生，奉獻給世界和平的建設。

青春歲月即使遠渡美國，在哈佛大學唸書的同時，也為祖國的民主運動奮鬥。因此當他回國時，在機場遭到逮捕，獲釋後還被政府當局監視了七年之久。

但德拉尼安博士沒有停止信念的腳步。

如箴言所說，“波浪遇阻，更成大濤”（愈挫愈勇），他“尋求和平的心”愈加堅定。所以，他的一言一句非常有份量，發出了身為“行動的和平學者”所鍛鍊過來的、奮鬥睿智的光芒。

為了將吾師戶田城聖創價學會第二代會長，向社會提出“地球民族主義”與“禁止核武宣言”等先見之明的和平思想，永遠留存下來，1996年2月，我創立了“戶田紀念國際和平研究所”。這是我醞釀多年的構想。

當時，我敦請德拉尼安博士擔任第一任所長。對於他與現實社會中辛苦的大眾站在一起從事研究的姿態，以及身後如銅牆鐵壁般的信念，我深受感動。

他答應就任所長後不久，我們第二次見面。而決定進行有關“文明間之對話”的對談，也就在這個時候。

從此，他在研究所的活動，均以“世界公民間的文明對話”為宗旨，將和平研究的網路向世界推廣，也經常以當今最重要的課題作為研究主題。

今年（2000年）2月，紀念戶田第二代會長百歲誕辰，在沖繩舉辦了有關“文明間之對話”的國際會議。今後也預定在莫斯科、北京等地召開這樣的會議，期待能獲得豐碩的成果。

德拉尼安博士對宗教的造詣也極深。

在進行架構文明之間的“橋樑”時，他強調宗教所薰陶的“寬大的心胸”是很重要的。於哈佛大學研究所時代，他

曾跟隨著著名的宗教學家保羅・田立克博士（Paul Tillich）學習宗教。

田立克博士是代表二十世紀的神學家之一，對佛教也非常關心。他將宗教的本質定義為“終極關懷存在之概念的根源”。我個人也認為，人在盡其一切善之精神，從事追求生命意義的宗教精神活動中，才有薰陶出悟得生命尊嚴之“寬大心胸”的土壤。

田立克博士說：“生命力就是不失去自己且能超越自己、創造自己的力量。”（摘自《存在的勇氣》）

我曾在（1993年9月）哈佛大學，以“二十一世紀文明與大乘佛教”為題，進行了第二次的演講。當時，我借用了杜威的話，分別以“宗教”和“宗教性”來論述，也是將此“生命力”作為思考點，以如何引導人的內發力量作為演講的主軸。

不是民族、種族和文化的差異導致對立或分裂。撕裂人與人之間、產生負面能量的，是人心；而統御人心，使彼此的差異互相發光，並轉為“創造價值之泉源”，正是宗教應該扮演的角色。

將眼光投向“永恒”、“普遍”的存在，能使人性蘇生。我認為，現今時代所需要的世界宗教，第一要件即在於此。視“多樣性正是生命之證明”的宗教，具有肯定“差異”為人類社會帶來更多豐碩的果實，並以最有價值的形態予以活用的“智慧”。

我們透過對話，溯及釋尊和穆罕默德此佛教和回教的精神源流，並試着從中汲取應還原於現代的思想性。因為我們認為，不只是共同點，在認同差異並超越的其中，存在着未來“人類之睿智”的主軸。

二十一世紀開端的 2001 年，聯合國訂為“文明對話年”。

回顧人類悠久的歷史，在不同的文明不斷地互相接觸與交流中，創造了嶄新而偉大價值的例子，不勝枚舉。歷史學家阿諾爾德·湯恩比博士 (Arnold J. Toynbee) 在其巨著《歷史研究》所呈現出來的，也是此“文明衝突”的物力論。

然而，在今日經濟全球化的聲浪中，人們失去依靠的基礎，於是在心中追求自我認同，而漸漸“內化發展”。

摩擦和紛爭日趨激烈，令人擔心“文明衝突”的發生。

是應強行給予特定價值觀的“單一化”？還是毫無節制且無止境地“分裂化”呢？要從有如希臘神話中的“米諾陶爾迷宮” (Minotaur's Labyrinth) 此隘路中，將每個人的尊嚴和生命拯救出來的線，這條“阿里阿德的線” (thread of Ariadne)，究竟是甚麼？

我們認為，是人與人之間的一對一“對話”。

身為“國際傳播理論”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專家，正在夏威夷大學任教的德拉尼安博士，對於現代世界所面臨的危機，清楚地談到：“我們所面對的新世界，交流的管道雖然在擴大，卻是一個對話少之又少的世界。”

的確，隨着互聯網絡的迅速普及，“IT (資訊技術) 革

命”盛行的時代，傳達資訊的手段已相當地完整。但僅止於此，並無助於縮短人與人之間心靈的距離，以及使人們相互理解以致產生信任，同時也產生了刻板的資訊片面增加，許多人只能被動地接受的狀況。同時，被稱為“數碼鴻溝”(digital divide)之資訊差距的問題，也受到了密切注意。

德拉尼安博士對於資訊化社會的陷阱，敏銳地提出警告，可說是一針見血的指摘，令我想起哲學家馬丁·布伯(Martin Buber)的話。他說：“(真正的對話)不是不現實地看着對方，連打招呼也不打的表面性的對話，而是確信與確信的真正對話，坦誠相待的人格與人格的真正對話。”(摘自《我與你·對話》)

現今世界所需要的，不正是這種“開誠布公的對話”精神嗎？

即將迎接世紀轉換的今日，在企世界和平的地區，也開始出現尋求“對話”的潮流。

今年(2000年)6月，分隔半世紀以上的南韓(大韓民國)和北韓(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首次實現了最高領袖的直接對話。7月，在美國的協調下，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持續強化關於中東和平的對話。這些都是因多年來嚴重對立，被認為很難互相讓步的地區。中東的和平談判很可惜沒有達到最後的共識，但我們很盼望能往和平共存的方向踏出一步。

因“憎恨”和“排他”的心而破裂，因“不寬容”而乾涸

的大地，只要一滴一滴地灌入“對話”的水，“信任”和“友情”的沃野將會不斷延展開來。

看似繞遠路，但我深信這是最可靠、永不崩毀的道路。

為此目的，不僅在政治層面，我們必須在廣大的民眾層次上，也推動“對話的潮流”。我能力雖有限，但我不斷地與有基督教、印度教等各宗教和文化背景的有識之士，以及社會主義國家的人士進行對話。我是從“人”這個普遍的層次，摸索着通往和平的道路。

這次能與在國際社會擁有崇高地位，對於回教世界造詣深厚的德拉尼安博士，進行有關文明極有意義的“對話”，感到非常高興。

在二十一世紀出發之際出版這本書，若能向着世界擴大連結人與人之間的“精神絲路”，並為建構以寬容與共生為基礎的“新地球文明”提供些許淺見，則深感幸甚。

2000年8月14日

前言

佛教與回教的歷史性接觸

• 馬吉特·德拉尼安

希臘逍遙學派的哲學家們，很清楚最具啟發性的學習方法是對話。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都是一邊在雅典的庭園散步，一邊講課，他們絕不會把自己關在今日大學那種欠缺個性的大講堂。

教師與學生的關係是直接的，更為親密且屬於個人的關係。

他們互相提問題，不將任何事物視為當然，一切的一切都是他們討論和研究的對象。透過對話，從對立的想法和觀點中找出真實。會話是開放性的，真理是追尋更高層之真理的“糧食”（手段）。

任何人都不會說，他發現了最後的真理。

1992年我前往絲路的長遠旅途中，於日本首次與池田大作先生見面，在他身上，我發現了非常重視對話藝術的另一位蘇格拉底。

他的身體和精神都極為機敏。

見面之前，他已經知道我是怎樣的一個人。所以一碰面，他讓我覺得很輕鬆，於是我們展開了三個小時，可說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對話。

事實上，在教育學方面，我從他那裏學習很多。

夾雜着其他話題，我們對話的焦點，自然而然地交匯在沿着絲路的佛教文明和回教文明的接觸上。在對話中，我建議與阿諾爾德·湯恩比博士的對話集《展望二十一世紀》（《眺望人類新紀元》），以及與約翰·戈爾通博士（Johan Galtung）的對話集《和平的選擇》一樣，將我們的對話內容也出版成書。

期間我們談了好幾次，信函也往來多次，歷經八年的歲月。我學到了世界上雖有各種各樣不同的經驗和想法，但是兩個具有良好心志的人見面，各就其所相信的、開誠布公的傾談時，能獲得更具普遍性的真實。

我深信此事，故此願意將本書獻給親愛的讀者，這正是透過絲路，幾千年以來所進行的事情。擁有不同宗教信仰的商人們——拜火教、印度教、佛教、儒教、猶太教、基督教、回教徒們，彼此交換了物質和思想。

繼透過絲路第一個世界性的經濟交流後，二十一世紀第二個世界性經濟交流隨之興起。在此，將會造就出以超音速運輸和電子交流為基本對話手段，此一新地球文明的基礎。

池田先生對此文明的建構，貢獻卓著。

池田先生是現代的對話高手。

四十年來，他曾與多采多姿的世界領導者，有過多達一千五百次的對話。這些人士包括萊納斯·波林（Linus

Pauling)、欽基茲·艾特馬托夫(Chingiz Aitmatov)、奧里利歐·貝恰(Aurelio Peccei)、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米歇爾·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等。因出版這些對談集，池田先生為幾百萬人介紹了豐富的世界文化，促進和平運動，擴大地球公民的團結。

除了國際創價學會(Soka Gakkai International，簡稱SGI)會員以外的幾百萬人，都非常敬仰且稱讚池田先生。

本書的內容，反映出我們兩人關心的話題。

以兩個世界文明為背景，經歷過現代人性主義和科學技術文明之交合的我們，其世界觀皆有對於傳統觀點和現代觀點多層次的對照。

本書首先提到對話的重要性，並針對二十一世紀人類物理與文化上的生存問題進行對談，接下來，互相介紹佛教和回教文明的世界觀與文化。其次，討論歷史上佛教與回教的接觸、回教神秘主義的哲學與詩的出現及興隆、現代世界教會主義和基本教義等話題。第三是包括文化、發展、正義等各種生活領域，對話所扮演的角色。最後討論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分割和緊張所造成的分裂世界，對話能作出怎樣的貢獻。

在這八年歲月的對話中，我們學習了很多事情。我無法一一舉出大名，但由衷感謝支持和協助我們對話的各位先生與女士。

希望本書對於在全球化時代，欲進一步了解國際性且

多樣文化的人們，能有所助益；更希望各位與所遇到的人，尤其是外國人，一起嘗試追求透過自身的對話所得到的真理。

最後，我想介紹我所敬愛的十三世紀波斯詩人哈菲茲的詩：

讓我們來對話吧
在兩個人生的十字路口
因為現在告別之後
也許不會再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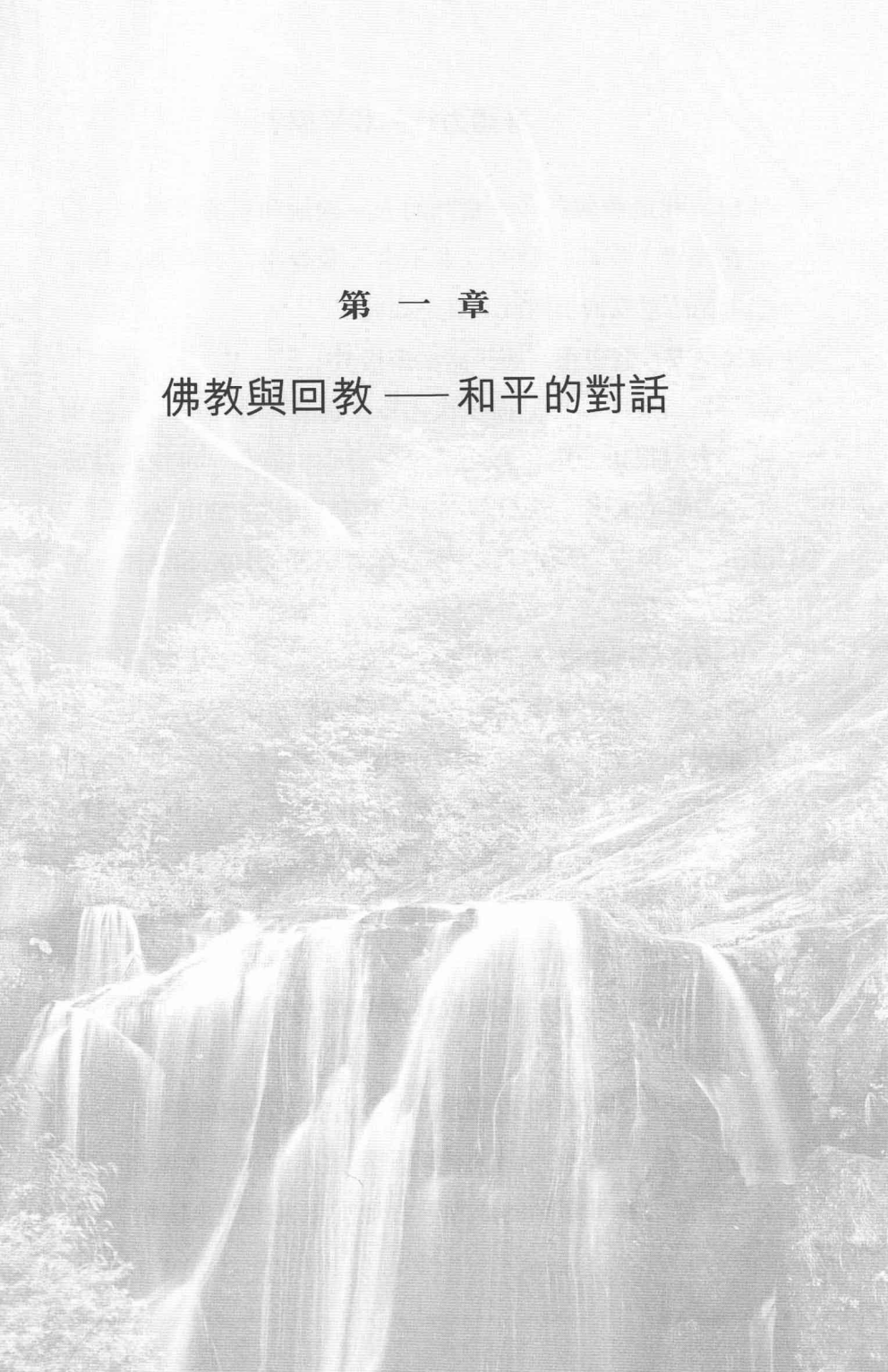
2000 年 7 月 19 日

目 錄

序言 建構以寬容與共生為基礎的“新地球文明”.....	i
前言 佛教與回教的歷史性接觸.....	iii
第一章 佛教與回教——和平的對話.....	1
第二章 寬容與多樣性——地球文藝復興的精神.....	19
第三章 從對立到共生——豐饒時代的到來.....	39
第四章 文明間的對話——各宗教的共存.....	55
第五章 永遠生命的立場——意識與人生的變革.....	77
第六章 “宗教精神”的蘇生——創造價值的靈魂.....	107
第七章 “地球文明”的創造——達至和平的第三條道路.....	129
第八章 精神的“內發性”——照耀人類的普遍光芒.....	151
第九章 人類的安全保障——邁向無核武器的世界.....	171
第十章 世界公民的必要條件——往返於“共同體”與世界中.....	195
第十一章 人類共生的選擇——邁向地球的統一.....	219
注釋.....	241

第一章

佛教與回教——和平的對話



❖ 身體力行的和平學者

池田 我最尊敬為和平奮鬥的人。談論和平的人雖多，但能在現實上採取行動的人並不多。我覺得能與行動的和平學者德拉尼安博士對談，真是高興。

德拉尼安 我也很高興，請多多指教。

我與池田會長見面多次，每次都覺得非常充實，感到時間過得很快。跟會長交談，覺得心平氣和。可惜對話時想談的事情太多，談不完、時間不夠，是最大的遺憾。

池田 能獲得“傳播理論”權威學者這樣的肯定和鼓勵，給我莫大的勇氣。

博士最近去過南非的德爾班（Durban）吧。

德拉尼安 是的。我們戶田紀念國際和平研究所^①主辦，以非洲糧食安全保障為主題的國際會議於1998年6月舉行，得到創辦人池田會長給我們懇摯的賀電，在此由衷感謝。

會議開始時，我宣讀了會長的賀電，與會者反應熱烈。我十分清楚，會長很早就說過“二十一世紀是非洲的世紀”，會長對非洲非常關心。

池田 我會盡我所能地與以曼德拉^②總統為首的非洲各界人士見面。

我記得，德爾班與聖雄甘地^③有很深的因緣呢！

德拉尼安 一點也不錯。德爾班是南非的第三大都市，可說是非暴力和平運動的原點。甘地從十九世紀末開始21年

在那裏為消解歧視而奮鬥。

池田 關於甘地，希望以後還有機會討論。從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爆試驗看來，我覺得人類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實應重新評論非暴力主義及其運用之道的必要；人類絕不可發動核子戰爭。

德拉尼安 我完全同意。今日戶田和平研究所的主要研究計劃，是“人類安全保障”，我們以此為重要課題，思考廢除核武的方法。我並非單坐在那裏做研究，而是為了爭取廢除核武，連結睿智的網絡而行動着。

❖ 我們的成長——小時候的回憶

池田 對話之前，為了增進彼此的了解，我想請博士先談談你的成長路。

德拉尼安 我是於1937年出生於伊朗的馬什哈特。“馬什哈特”這個地名，源自“殉教之地”這句話。回教什葉派的最高領袖——第八代伊馬姆・列札^①長眠於此。

九世紀時，擔任呼羅珊省(Khorasan)省長的列札師來到馬什哈特，到任不久就被敵對者下毒暗殺了。列札師以公平、正義的領導者聞名，因此大家對他的死感到非常惋惜，故將這個地方命名為意味着“殉教之地”的“馬什哈特”。

池田 據說時至今日，作為墓地的伊馬姆・列札寺，每年都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什葉派巡禮者前來朝聖，此地因而馳名。

德拉尼安 是的。所以在那裏出生的我，不論高興與否，從小就被有意識地灌輸具有“馬什哈特”這個地方特有精神意義。

現在我在夏威夷生活，每當想念故鄉時，浮現在眼前的，就是伊馬姆・列札寺的金黃色圓頂，以及依附在旁的高塔。圓頂在市鎮的中心，從我家也能清楚地看得到。在那裏，可以聽到日出、中午和日落時從塔中播放出來的召喚禱告的聲音。

池田 有如陽光般閃亮的金黃色圓頂，以及環繞着街市的禱告聲……，這些情景正是貴國的象徵。

我是於1928年出生在東京的太田區，當時那裏宛如都市中的鄉下。記憶最深刻的是，從我家附近的海岸眺望出去，是非常漂亮且青翠的大海。由於老家經營收集海苔的培植漁業，所以印象特別深刻的，就是家父在滿潮的半夜外出工作的背影，以及在背後拚命協助的家母。

德拉尼安 我最難忘的，則是家母朝夕唱唸《古蘭經》^③（編按：也稱《可蘭經》，本書採《古蘭經》譯法）的美麗聲音。小時候經常聽到的這個聲音，在我心中植下深厚的宗教情懷。

我的每一天，就以鐘聲、告知禮拜時間的詠唱，以及家母唱唸《古蘭經》的聲音作為區分，日子一天天渡過。這樣的生活給予我幼小的生命美麗的規則性，也令我銘記這個世上，還有超越自己的世界。